

南台人文社會學報 2013 年 05 月

第九期 頁 29-56

陽明學派與靈隱寺及其法侶

黃文樹*

摘要

本文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法，輔以歷史研究法，旨在考察明代中後期最大的學派陽明學派與靈隱寺及其法侶之交流關係。本文發現，該學派締造者王陽明，其入門弟子浙中王門董澐、南中王門黃省曾，再傳弟子浙中王門張元汴、江右王門鄧以讚，三傳弟子泰州王門陶望齡與陶爽齡等，都先後或相偕親臨靈隱寺參訪、用齋、掛單，並與該寺法侶一起茗茶，切磋佛理禪趣，寫下諸多詩文。這些詩文，是他們在靈隱寺及與該寺法侶互動過程之所觀所感，有言情抒意，有描景狀物，有憂國恤民，極富意義。

關鍵詞：陽明學派、靈隱寺、王陽明、張元汴、法侶

*黃文樹，樹德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電子信箱：wen@mail.stu.edu.tw

收稿日期：2013 年 03 月 08 日，修改日期：2013 年 05 月 17 日，接受日期：2013 年 05 月 22 日

STUS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13

No. 9 pp.29-56

Yangming School and Lingyin Temple and It's Monks

*Wen-Shu Huang**

Abstract

Mainly using textual analysis method, together with historical research approach, the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rgest school in the later years of Ming Dynasty, Yangming School, and Lingyin Temple and the monks of the temple. As found in the paper, the founder of Yangming School, Wang Yang-Ming had his own official pupils, Dong Yun of Zhezhong Wangmen and Huang Sheng-Zeng of Nanzhong Wangmen, who both passed on to their pupils, Zhang Yuan-Bian of Zhezhong Wangmen and Deng Yi-Zan of Jiangyou Wangmen. The third-generation pupils were Tao Wang-Ling and Tao Shi-Ling of Taizhou Wangmen. All of them once personally visited, dined and lodged at Lingyin Temple successively or together with their companies. They had tea time with the monks there, discussed with them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interesting Zen contents, and wrote down many poems and articles. These poems and article were what they observed from Lingyin Temple and how they felt about Lingyin Temple. Their words mainly expressed their feelings. Some of them depicted the beauty of landscape, and some presented their worries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civilians. All these works were extremely meaningful.

Keywords: Yangming School, Lingyin Temple, Wang Yang-Ming, Zhang Yuan-Bian, monks

*Wen-Shu Huang, Professor, Shu-Te University,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E-mail : wen@mail.stu.edu.tw
Manuscript : Mar. 08, 2013 , Modified : May 17, 2013 , Accepted : May 22, 2013

壹、前言

陽明學派崛起於明代中葉（十六世紀初），並在明中晚期約一百年時間裏，展開力道強勁、影響既廣且深的學術活動。自王陽明（1472-1528）於正德年間首倡「良知說」，高張「心學」旗幟，明代思想界風雲為之一變，心學很快取代了原來之朱子學流風。當時學者王世貞（1526-1590）云：「今天下之好稱守仁，十七八也。」¹稍後的黃宗羲（1610-1695）亦相應指出，陽明學有浙中及泰州王門弟子等之推衍而「風行天下」²。黃氏《明儒學案》，泰半論列王門流裔，迄今仍是明代學術史的範式。

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追贈陽明為新建侯，諡文成。³萬曆十二年（1584），明神宗欽准陽明從祀孔廟。⁴這些都是王學達於極盛的標誌。史家之定位陽明學，可以錢穆（1895-1990）的說法為例：

陽明良知之學，簡易直捷，明白四達，兼掃蕩和會之能事。且陽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暢此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之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業文章，均已冠絕當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講學為性命，若饑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學風淹被之廣，漸漬之深，在宋明學者中，乃莫與倫此，即伊川晦翁，皆所不逮。⁵

這應是相當中肯的。

王陽明受佛教，尤其是禪宗之影響，已有許多學者加以論證。⁶但也

¹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2冊，1996年），卷25，頁638。

²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年），卷32〈泰州學案序〉，頁62。

³ 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36〈年譜附錄一〉，頁1353。

⁴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卷195〈王守仁傳〉，頁6。

⁵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153。

⁶ 諸如：忽滑谷快天（1867-1934）《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侯外廬（1903-1987）《宋明理學史》（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荒木見悟（1917-）《佛教與陽明學》（東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賴永海（1949-）《佛學與儒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劉聰（1973-）《陽明學與佛道關係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等。

有若干研究，對於陽明與佛禪的直接關係，不以為然。⁷衡諸史實，陽明自年少即留意佛道，每遊名山必諮方外，其心學本身確已染上禪宗色彩。黃文樹（1959-）指出，陽明接引弟子，有如禪師施用機鋒，他率領門下後學掀起禪悅之風。⁸誠如陽明三傳弟子陶望齡（參後）所言：「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⁹佛教，特別是禪宗，主張人人具有佛性。禪宗自「藉教悟宗」的如來禪發展到「教外別傳」的祖師禪，再到超佛越祖的分燈禪，都強調尋找原本具有佛性的「自我」，「直指本心」，注重發現「本來面目」。而「良知」二字是陽明學說的核心概念，陽明自述講學「以良知為綱」¹⁰，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¹¹這可見「佛性」與「良知」之間的互攝性，學佛與學習「致良知」是相通的。

王門弟子與佛禪之關係，早在明末清初黃宗羲即已簡捷地點出：「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陽明）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¹²清末民初梁啟超（1873-1929）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發現：「姚江學派，奄襲全國，和佛門的禪宗，混為一家。」¹³黃文樹〈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¹⁴、〈王門弟子與佛教〉¹⁵、〈陽明後學與禪師的交往及其涵義〉¹⁶，以及陳永革（1966-）《陽明學派與晚明佛教》¹⁷等論著，也都針對此

⁷ 諸如：陳榮捷（1901-1994）《王陽明與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秦家懿（1934-2001）《王陽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年）；蔡仁厚（1930-）〈王陽明辨「心學與禪學」〉（《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2輯，1995年6月）等。

⁸ 黃文樹，《陽明後學與明中晚期教育》（臺北：師大書苑，2003年），頁133。

⁹ 明·陶望齡，《歇庵集》（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年），卷16〈辛丑入都寄君爽弟書之十〉，頁261。

¹⁰ 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0〈心漁歌為錢翁希明別號題〉，頁787。

¹¹ 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卷2〈傳習錄〉中，頁67。

¹²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32〈泰州學案序〉，頁62。

¹³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頁3。

¹⁴ 黃文樹，〈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收於鄭志明編《兩岸當代禪學論文集》（上）（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2000年），頁107-154。

¹⁵ 黃文樹，〈王門弟子與佛教〉，《正觀》第29期（2004年6月），頁137-214。

¹⁶ 黃文樹，〈陽明後學與禪師的交往及其涵義〉，《玄奘佛學研究》第16期（2011年9月），頁85-124。

¹⁷ 陳永革，《陽明學派與晚明佛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一領域多所著墨。

位於杭州西湖畔的靈隱寺，是江南五大佛教禪院之一。明儒田汝成（1503-1557）記載：

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為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為四百八十，海外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餘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慈寺，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為禪院五山。¹⁸

這說明靈隱寺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其殊重地位。

截至目前，學界尚未有人針對明代中晚期最大的學派陽明學派與靈隱寺及其法侶之交流情況進行探討，不無遺憾。職是之故，本文採取文本分析法和歷史研究法，考察陽明學派與靈隱寺及其法侶的關係，期能彰顯王門人物與靈隱寺及其法侶之實質互動脈絡，以廣化陽明學派及明代儒佛交涉之層面。

貳、王陽明與武林靈隱寺之緣

依清儒孫治撰於康熙二年（1663）、徐增於康熙十年（1671）重編之《武林靈隱寺志》載，靈隱寺在杭州武林山（靈隱山與天竺山之合稱）西湖畔，距城十餘里，其山控湖扼江，有龍盤鳳翥之狀，為仙靈區宅。該寺肇建於東晉咸和三年（328），係印度僧慧理和尚所創。¹⁹其淵源略如下：

僧慧理遊至武林，見飛來峰而嘆曰：「此為天竺靈鷲峰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人咸不信。理公曰：「此峰向有黑白二猿在洞修行，

¹⁸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卷14〈方外玄蹤〉，頁260。

¹⁹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卷1〈開山始迹〉，頁46。

必相隨至此。」理公即於洞口呼之，二猿立出。有此因緣，連建五剎，靈鷲、靈山、靈峰等，或廢或更，而靈隱獨存。歷代以來，永為禪窟，五燈互照。²⁰

這段記載，無疑是「超現實」的離奇傳說。僧慧理原意，或許是見飛來峰極像其印度故鄉王舍城旁的靈鷲山，也是著名的佛陀說法處之一，其形其狀皆類似，藉喻此地適禪修、宜弘揚佛法。惟經信眾加以渲染、附會、誇大，而成上面之志怪傳奇故事。儘管天竺靈鷲山憑空飛來武林、僧慧理呼黑白二猿等相當離奇，但因緣不可思議，靈隱寺自宋元明清迄今，向為江南名寺，為人們所熟知而津津樂道。

《武林靈隱寺志》卷五下特闢〈歷代人物〉一章，撰者孫治在該章序言云：

遊武林者必到靈隱。嘗登飛來峰，憩冷泉亭，聽水聲泠泠然從耳入心，塵襟頓滌。於是遊者無不悔來之晚又恐去之速也。風流人物往往留傳於此，使後之人恨生不得與同時。余亦感慨係之矣，為誌人物。²¹

可知此章是歷代風流人物來遊靈隱寺之史誌，意在引起後人經由這些風流人物的寶貴經驗以及他們在此留下的詩文，而生思古幽情，並見靈隱寺景色之美及其禪道之盛。

《武林靈隱寺志·歷代人物》依朝代列述了數十位人物，諸如：葛洪（284-363）、謝靈運（385-433）、駱賓王（640-684）、陸羽（733-804）、白居易（772-846）、林逋（967-1028）、范仲淹（989-1052）、蘇軾（1037-1101）、韓世忠（1089-1151）、陸游（1125-1210）、趙孟頫（1254-1322）、王守仁（陽明）、王世貞、屠隆（1543-1605）、高攀龍（1562-1626）等重要之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可以說，靈

²⁰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1〈開山始迹〉，頁46-47。

²¹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5下〈歷代人物〉，頁259。

隱寺自建立道場以後，幾與歷代影響時代與社會之人物都有或多或少之連繫。

該志〈歷代人物·王守仁〉之記載是：

王守仁，字伯安，當宸濠之既擒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遄發至錢塘，凜凜焉不勝憂慄。作詩云：「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其意蓋靈竺間也。²²

陽明上面這首詩，在《王陽明全集》題為〈西湖〉²³，可惜《武林靈隱寺志》只摘節此詩之前半，並不完整。同時亦發生誤植字，即將「天竺」錯刻為「竺天」。

茲引錄陽明〈西湖〉全詩如下：

靈鷲高林暑氣清，天竺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却易成。²⁴

陽明詩中「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話月明」，此湖上當指西湖，「僧住峰頭」當指靈隱寺僧。這句顯示，陽明剛到西湖時，雲嵐湧起，晚上月亮逐漸被浮雲遮住，但他樂與寺僧晤談，交換人生與佛理之見解，直到雲散月明。佛寺特有的氛圍，讓陽明悟到「此身那得尚虛名」。這就是《武林靈隱寺志》謂陽明此詩「其意蓋靈竺間也」之精神。

陽明〈西湖〉詩中，靈鷲指的是靈鷲峰，亦即飛來峰，乃靈隱寺案山。高五十餘丈，中空外奇，玲瓏磊塊，說者謂其如矯龍奔象、伏虎驚猿，墮者將壓翹者，欲飛是也，然未能盡其形容也。²⁵

²²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5下〈歷代人物·王守仁〉，頁283-284。

²³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20〈西湖〉，頁754。

²⁴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20〈西湖〉，頁754。

²⁵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1〈飛來峰（靈鷲峰）〉，54-55。

凡登飛來峰之文人墨客，莫不為感動。田汝成描述：

飛來峰，……蓋支龍之秀演者，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林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蕤，蒙冪聯絡，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²⁶

萬曆二十五年（1597），另一位明儒袁宏道（1568-1610）遊靈隱寺，也對寺旁之飛來峰作了描繪：

（西湖）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為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為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為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口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²⁷

飛來峰之特異造形與崎嶇狀貌有如此。

另外，陽明詩中「天竺」，當指位於靈鷲峰之麓的天竺寺。依《武林靈隱寺志》載，相距甚近的靈隱寺、天竺寺，皆僧慧理所建修行道場，而桂子天香之景，兩寺共之。白居易詩所謂：「兩寺元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者便是此意。²⁸田汝成鉤勒云：

自飛來峰轉至（天竺）寺後，巖洞玲瓏，瑩拔清朗，如伏虯飛鳳，層花累萼，皴縠疊浪，妍態怪狀，不可縷陳。其林木皆自巖谷擢起，蒼翠蔥鬱，不土而茂。²⁹

陽明「天竺石壁雨痕晴」之吟，反映的就是這種石梁濺水、洞澗傍穿的

²⁶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卷10〈北山勝蹟·飛來峰〉，頁125。

²⁷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10〈飛來峰〉，頁428。

²⁸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1〈天竺寺〉，頁140。

²⁹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11〈天竺寺〉，頁140。

天竺之勝。

陽明到西湖，過靈隱寺寫下〈西湖〉詩，時間應在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中旬。依陽明〈年譜〉載，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陽明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³⁰正德十四年六月初，陽明奉敕勘處福建叛軍，當月十五日，至豐城，聞寧王朱宸濠（?-1521）反，遂返吉安，起義兵。³¹七月中旬，朱氏被陽明俘虜；八月，明武宗身邊的嬖倖張忠、許泰等人獻計，擬令陽明假意將宸濠放回鄱湖，做樣子讓武宗親征生擒，而後奏凱，展示皇帝威武。但陽明不聽，九月中旬乘夜過草萍驛，將宸濠交付他信任的太監張永於杭州。³²

宸濠既被擒，表面上亂事已定，但陽明內心還是有諸多憂慮，一是他未配合君側張忠、許泰等群小之要求，極可能受讒披誣，命運難以想像；二是亂事雖平，但衍生之相關問題以及當時朝廷面臨之其他挑戰正橫在眼前。陽明在武林交付朱宸濠予張永時，對他說：

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³³

這就是上面《武林靈隱寺志》記陽明至錢塘「凜凜焉不勝憂慄」的所在，也是陽明〈西湖〉詩中「世路久知難直道」之處。這可見陽明憂國憂民之深切。

³⁰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3〈年譜一〉，頁 1238。

³¹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4〈年譜二〉，頁 1258。

³²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4〈年譜二〉，頁 1267-1268。

³³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 34〈年譜二〉，頁 1268。

參、從吾道人董澐夜宿靈隱韜光菴

浙中王門人物董澐（1457-1533）³⁴，字復宗，號蘿石，又號白塔山人、從吾道人，浙江海寧人。以能詩聞江湖間。〈蘿石翁董澐傳〉對他的性情與嗜好有如下描述：

遇時序以更，風物之變，古跡奇蹤，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觀、可哀、可駭、可愕、可慨、可慶，一於詩寓之。家徒四壁，毫毛不入於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1427-1509）、關西孫一元（1484-1520）、閩中鄭善夫（1485-1523）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晨，攜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凡所欲之至，衝風雲，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³⁵

顯然他是一位率性任情，嗜於山水遊興的浪漫詩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董澐有著終身好學、見賢思齊的精神，史傳說他：

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者，亟稱屢嘆之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於越，不遠數百里往其門，……幡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七矣。

³⁶

董澐見陽明，並拜陽明為師，當時董澐已六十七歲，而陽明五十三歲。³⁷

董澐謁陽明稱弟子事，在陽明〈年譜〉有較具體的記載，但記董澐

³⁴ 董澐著有《從吾道人語錄》、《湖海集》、《從吾道人詩稿》等，今皆收於《董澐集》（錢明編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14〈董澐傳〉、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卷116〈蘿石翁董澐傳〉等。

³⁵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116〈蘿石翁董澐傳〉，頁5142。

³⁶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116〈蘿石翁董澐傳〉，頁5142。

³⁷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35〈年譜三〉，頁1289-1290。

年六十八。〈年譜〉云：

嘉靖三年甲申（1524），（陽明）先生五十三歲，在越。……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

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即何廷仁，1486-1551）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願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於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³⁸

此一師徒關係的戲劇性過程，在學術史上傳為美談。

董澐除喜遊興、樂聞陽明良知說之外，他平日亦常閱讀內典，究心釋老，曾與玉芝法聚（1492-1563）禪師集諸緇俗結詩社於寺之丈室，日精宗理。³⁹他往往與方外交游、夜宿佛寺，《董澐集》中有不少詩文記錄了這方面的訊息。

董澐曾到訪靈隱寺，並在寺中掛單。《董澐集》有〈韜光次白江州韻〉、〈宿韜光次王明谷〉二詩，足以佐證。五言律詩〈韜光次白江州韻〉云：

磴道盤迴上，菩提自一家。竹分泉過嶺，藤附石開花。問臘看松樹，休糧倚蕨芽。瓦鐺明月夜，木客為煎茶。⁴⁰

文中「菩提自一家」，意指每個人都有「菩提」——即「覺悟」的根性，可經學習而成就佛果。而此處韜光，即靈隱寺的古蹟韜光菴。《武林靈隱寺志》載，韜光菴以唐時住持韜光禪師得名。⁴¹

³⁸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35〈年譜三〉，頁1290。

³⁹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116〈蘿石翁董澐傳〉，頁5143。

⁴⁰ 明·董澐撰，錢明編校，《董澐集》，〈從吾道人詩稿·韜光次白江州韻〉，頁339。

⁴¹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2〈古蹟·韜光菴〉，頁125。

唐穆宗時，韜光禪師至靈隱山巢居，當時白居易守杭州郡，題其巢居曰法安堂，嘗於元旦為詩招師。⁴²白氏五言律〈請韜光齋〉詩云：

白屋賜香飯，葷羶不入家。瀘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⁴³

白居易誠邀韜光禪師到府用素齋，並飲茶敘舊。惟韜光禪師不赴，報之〈辭白太守齋〉詩云：

山僧梵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辭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驚鶯囀翠樓前。⁴⁴

表示自己喜好在山林間靜修，無意於世間應酬。

白居易另有〈宿靈隱〉詩云：

月色荒城外，江聲梵寺中。貧知交道薄，老信釋門空。露葉彫階蘚，風枝憂井桐。不妨無酒夜，閒話值生公。⁴⁵

由上可見，白居易與靈隱寺及韜光禪師關係密切。

前面董澐詩中「竹分泉過嶺」，描寫的是靈隱寺的山嶺泉水。泉如：並在寺東嶼的渦渚泉和臥龍泉，渦渚泉右泉水酌之可療疾的醴泉，寺右的蕭公泉，飛來峰頂的伏犀泉，元時僧允若祝而出泉的瓔珞泉，蘇軾曾以之吟詩的跳珠泉，流繞講堂殿前的觀音泉，在獅子峰下的凝翠泉等。⁴⁶嶺如：北高峰東盡處宛如駝肩的駝巘嶺，北高峰西、高六十二丈、路屈曲如羊腸的石人嶺，以沙白得名的白沙嶺，左迫削嶂、右臨深溪、緣木扳蘿方可舉趾的郎當嶺（又名捫壁嶺），深壑冷冷、巉石齒齒的幽淙嶺（又

⁴²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3上〈韜光禪師〉，頁139。

⁴³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8白居易〈請韜光齋〉，頁529-530。

⁴⁴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8〈辭白太守齋〉，頁544-545。

⁴⁵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8白居易〈宿靈隱〉，頁530。

⁴⁶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1〈武林山水〉，頁73-74。

名水出嶺)等。⁴⁷

此外，董澐上詩中「藤附石開花」，當指靈隱寺為數甚夥的「無根藤」及其花。《武林靈隱寺志：本山物產》載，「無根藤，往往被牆砌，無根自茂。」⁴⁸可為證。

董澐〈宿韜光次王明谷〉詩云：

看山意不盡，信信宿禪家。坐石雲生袖，談經□雨花。閣虛松夜奏，
林暖笋秋芽。老得王□癖，□僧不厭茶。⁴⁹

由詩文可知，董澐夜宿靈隱寺韜光菴，與禪家坐石上，伴著閣虛松風，一邊茗茶，一邊談佛經、論禪理，出塵之愜意，溢於言表。

肆、五嶽山人黃省曾之遊靈隱寺

南中王門人物黃省曾（1490-1540）⁵⁰，字勉之，自號五嶽山人，江蘇吳縣人。六歲起即好緗素古文。弱冠，散金購書，覃精藝苑。嘉靖十年（1531）魁鄉榜，固已為宿名之士矣。累舉不第，交游益廣。陽明講良知學於越，參預講堂，作《會稽問道錄》。湛若水（1466-1560）振鐸成均，則又從之游，名王、湛兩家之學。

黃省曾好友田汝成說他「風流儒雅，卓越罕群」。田汝成回憶嘉靖十七年（1538），黃省曾當試春官，適值田氏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於是黃氏「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⁵¹直像魏晉名士風流。當田汝成知道黃省曾自號五嶽山人，便戲之說：

⁴⁷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1〈武林山水〉，頁60-61。

⁴⁸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8〈本山物產〉，頁636。

⁴⁹ 明·董澐撰，錢明編校，《董澐集》，《從吾道人詩稿·宿韜光次王明谷》，頁340-341。

⁵⁰ 黃省曾著有《五嶽山人集》、《吳風錄》、《西洋朝貢典錄》等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25〈黃省曾傳〉、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丙集〈黃省曾傳〉等。

⁵¹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20〈熙朝樂事〉，頁371。

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乘危涉險，……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⁵²

此雖戲言，但以之稱黃省曾，應是適切的。

應該就是在嘉靖十七年，黃省曾來遊西湖，就近到靈隱寺一帶參訪。《武林靈隱寺志》收有他的二首詩。其一是〈上北高峰〉，詩云：

半涉神已慄，極振目逾眩。分梵照可指，山雲詎能辨。藩周縣界絡，江末海光見。松表鼯叫清，崖間羽棲宴。東月已吐暉，西驪將隕絢。創觀世可遺，薄返情猶眷。翠微構翳隱，初春沃葱蒨。飡霞哂彼晚，遯谷矜我先。物軌諒有齊，意適無所羨。逍遙嗣永言，抒心布朋彥。⁵³

此詩主要寫景，從登北高峰感受到的陡峻山勢及其間的懸崖峭壁，再到輝映其上的霞色月光，最後回到心靈的領略與省悟，所云「物軌諒有齊，意適無所羨」，即是外感內應之所思。

北高峰在靈隱寺後，是寺的重點山水之一，與飛來峰齊名，乃靈隱寺左支之最高者。史志對該峰之介紹詞是：「自下至頂九十二丈，樵蹊陡峻，以曲折為灣，共三十六灣。……真大觀也。」⁵⁴彰顯北高峰曲折三十六灣。明末清初張岱（1597-1679）對北高峰之描寫，尤富文采：「群山屏遶，湖水鏡涵。由上視下，歌舫漁舟，若鷗鳧出沒，烟波遠而益微，僅覩其影。西望羅剎江，若疋練新濯，遙接海色，茫茫無際。」⁵⁵北高峰的殊采萬象，似難以道盡。千仞高峰，樵蹊陡峻，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無怪乎黃省曾上北高峰「半涉神已慄，極振目逾眩」了。而

⁵²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20〈熙朝樂事〉，頁371。

⁵³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8黃省曾〈上北高峰〉，頁517。

⁵⁴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1〈武林山水·北高峰〉，頁58。

⁵⁵ 清·張岱，《西湖夢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卷2〈北高峰〉，頁25-26。

由於山上嵐氣總成雲，所以他看「山雲詎能辨」。不過，北高峰的湖光山色畢竟令人迷，故他終究有「逍遙嗣永言，抒心布朋彥」之詠。

收錄於《武林靈隱寺志》的黃省曾另一詩作是〈飛來峰〉，其文云：

洞室曲仍曲，峰椒奇復奇。賦華形不似，遊習勝還迷。西鷲應宜詫，東壺諒可齊。至今盤鬱境，猶似眾靈棲。⁵⁶

此處「洞室曲仍曲」，即指前述飛來峰之「大小洞口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⁵⁷「賦華形不似」，意謂該峰天成之美。「西鷲應宜詫」，指的自是當年天竺僧慧理所傳靈鷲山飛來此地之故事。

黃省曾遊靈隱寺而寫下的詩作，除了上面《武林靈隱寺志》列舉的二首之外，其實尚有〈韜光菴〉、〈靈隱寺〉、〈北高峰〉等三首，這些均載於《五嶽山人集》。〈韜光菴〉一詩云：

昔有韜光者，巖棲向此中。法流還挹潤，禪秀尚翹風。院樹經冬綠，林曦薄午紅。淪蔬供奉酒，區外樂嘉同。⁵⁸

從上面詩文可知，黃省曾對唐代住持靈隱寺的韜光禪師的典故，是有一定的認識，同時他也在寺中受到僧侶的招待食蔬，深感法喜。

〈靈隱寺〉一詩云：

一殿臨飛鳥，諸禪麗擁山。層層琴咽水，處處碧成關。昃景遲春眺，屯雲待客攀。美人餘歲月，信宿不知還。⁵⁹

「一殿臨飛鳥」，意味靈隱寺大雄寶殿之高偉；「諸禪麗擁山」，表示寺裡有諸多禪者共修佛道。

⁵⁶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8黃省曾〈飛來峰〉，頁534-535。

⁵⁷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10〈飛來峰〉，頁428。

⁵⁸ 明·黃省曾，《五嶽山人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4冊，1997年），卷3〈韜光菴〉，頁629。

⁵⁹ 明·黃省曾，《五嶽山人集》，卷3〈靈隱寺〉，頁629。

「昃景」、「屯雲」讓他流連忘返；「信宿不知還」，明說他樂於住宿靈隱寺，忘了回家。至於〈北高峰〉一詩云：

冉冉投靈剎，盤盤陟峻雲。春山攢地象，朝日觀天文。金策排人境，玄懷滌世氛。抱城江海氣，登頓挹氤氳。⁶⁰

既反映了北高峰之奇境特貌，又表達了登峰洗滌塵氣之意，這可見黃省曾遊歷靈隱寺之所感是很深的。

伍、張元汴鄧以讚共訪岫嶺山房

浙中王門人物張元汴（1538-1588）⁶¹，字子蓋，號陽和，浙江山陰人。《四庫全書總目》說他「少負氣節，年十九聞楊繼盛（1516-1555）死為文遙祭之。」⁶²自未第時即與鄧以讚（參後）從陽明高足王畿（1498-1583）游，傳良知之學。隆慶五年（1571）廷試，高中狀元。張元汴好讀書，勵志潛修，躬行實踐。官至翰林院侍讀。年五十一卒，諡文恭。

關於張元汴的學術淵源、行誼與思想風格，其好友——泰州王門的周汝登（參後）曾云：

自陽明子以理學倡於越，越中人士翹其學者先後不乏，當時及門固有獨傳其心印者矣，後數十年有陽和公。公篤信良知，歸依誠切，懼末學談本體而忽工夫，則揭致字為提撕，謂言良知而不言致，非陽明之所以教也。……見人之善，多方接引，義所當為，

⁶⁰ 明·黃省曾，《五嶽山人集》，卷3〈北高峰〉，頁629。

⁶¹ 張元汴著有《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15〈張元汴傳〉、《明史》卷283〈張元汴傳〉、《國朝獻徵錄》卷19〈張公元汴墓誌銘〉等。

⁶²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卷179〈不二齋文選〉，頁3696。

挺身一無所避。至今想見慙慙之衷、直前之氣，猶令人神王。⁶³

張元汴之精光，耀然紙上。

江右王門人物鄧以讚（1542-1599）⁶⁴，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受學於王畿，舉隆慶五年（1571）進士（會元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張居正柄國，鄧以讚時有匡諫，不納，移疾歸。起中允，後以念母返。再起南京國子監祭酒，至吏部右侍郎，再疏請建儲，且力斥三王並封之非，不報。居母憂，不勝喪，卒年五十八，諡文潔。《四庫全書總目》評價他：「早以孝行聞，晚退居西山三十年，以清介為世所重。」⁶⁵對鄧氏之品格與修行給予肯定。

張元汴與鄧以讚二人皆認同佛教，對佛法禪趣深有好感。史載，萬曆三年（1575）冬，張元汴隨王畿到興浦庵與雲棲株宏（1535-1615）禪師聚會，置榻園中，「舉禪家察與關之旨，相辨證」，共修禪學。⁶⁶依〈雲棲蓮池宏禪師塔銘〉，張元汴是「及門問道」，並「歸心感化」於雲棲株宏的海內賢傑之一。⁶⁷而鄧以讚則與無念深有（1544-1627）禪師有深厚之友誼。據載，萬曆十八年（1590），無念深有禪師專程到金陵拜訪當時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的鄧以讚，在鄧府住了五天。離去時，鄧氏撰〈贈別無念禪師〉一文送別。⁶⁸

根據《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秋遊記》載，萬曆五年（1577）秋閏八月，鄧以讚抵錢塘，遣人急赴山陰邀知友張元汴。鄧氏云：「子且西渡，偕我窮吳山之勝，而後放耶溪之棹，可乎？」張氏聞鄧以讚至，喜

⁶³ 明·周汝登，《東越證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卷6〈張陽和先生文選序〉，頁478-480。

⁶⁴ 鄧以讚著有《鄧定宇先生文集》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21〈鄧以讚傳〉、《明史》卷283〈鄧以讚傳〉、清·孫奇逢《理學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卷22〈鄧以讚傳〉等。

⁶⁵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179〈文潔集〉，頁3697。

⁶⁶ 明·王畿，《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年），卷7〈興浦庵會語〉，頁514。

⁶⁷ 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2年），卷27〈雲棲蓮池宏禪師塔銘〉，頁1428。

⁶⁸ 明·無念深有，《黃蘗無念禪師復問》（臺北：中華大藏經會編，《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第79冊，1968年），卷5〈無念禪師小傳〉，頁1-2；卷5〈別無念禪師〉，頁7-8。

欲狂，剛辦完仲子婚事，盡却其餘冗雜之務，很快於十六日起程，於次日中午渡江會鄧氏於舟中。兩人「撫今道往，悲喜交集」，並交質年來彼此之讀書所得。當晚，同至天真書院（又名天真精舍）謁陽明先生像。十八日，他們登飛來峰，鄧以讚攻其頂，張元汴以足瘍坐洞中以待。至天將黑之際，鄧氏步入莽蒼中不見，張氏令輿人呼之，良久乃下，兩人才入靈隱寺，訪隱居於岫巖山房的李用晦，並假宿焉。⁶⁹

作為靈隱寺重要古蹟的岫巖山房坐落在該寺西側⁷⁰；主人李用晦，字元昭，世襲千戶，早年棄官構廬於此靜修。⁷¹張岱在《西湖夢尋》對李氏有下面追憶：

李氏號岫巖，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下。造山房數楹，盡駕迴溪絕壑之上。溪聲淙淙出閣下，高屋插天，古木蒼蔚，大有幽致。山人居此，孑然一身，好詩，……。客至，則呼僮駕小舫，盪槳於西冷斷橋之間，笑詠竟日。以山石自礫生壙，死即埋之。所著有《岫巖山人詩集》四卷。⁷²

可見岫巖山房主人李用晦，是一位嚮往出世生活的能詩文人。

當晚，張元汴、鄧以讚在岫巖山房與主人李用晦有下列互動記錄：

定宇（鄧氏）與岫巖語甚洽，因謂曰：「人言子（李氏）道家者流，子固戴髮僧邪！」

岫巖撫掌大笑曰：「知我知我！」⁷³

由這段對話可知，在鄧以讚眼裏，李岫巖其實是位在家的佛法修行人，而此一觀察是為李氏本人所承認不諱的。

⁶⁹ 明·張元汴，《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4冊，1997年），卷4〈秋遊記〉，頁406。

⁷⁰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2〈古蹟·岫巖山房〉，頁120。

⁷¹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5下〈歷代人物·李用晦〉，頁288。

⁷² 清·張岱，《西湖夢尋》，卷2〈岫巖山房〉，頁29。

⁷³ 明·張元汴，《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4〈秋遊記〉，頁406。

張元汴與鄧以讚連袂造訪靈隱寺旁的岫嶠山房，在鄧以讚《鄧定宇先生文集·秋遊記》中也有所記述。鄧文云：

（萬曆五年，1577，閏八月）十八日，……薄暮登飛來峰，又陟其嶺。陽和（張元汴）使人促，乃下。峰下皆空洞，四面布鑄佛像。夜入靈隱寺，宿岫嶠山人所。山人者，故千戶侯也。年四十，去而學養生，今八十矣。⁷⁴

由「夜入靈隱寺，宿岫嶠山人所」一句，足見岫嶠山房在當時極可能是靈隱寺的一部分。此外，由這段鄧文可知，當年李岫嶠辭去千戶侯，毅然來靈隱寺學養生時才四十歲，而現在是年已八十的長者。

隔天，張元汴、鄧以讚才告別李岫嶠出山，離開靈隱寺。由於此次造訪經驗難得，張元汴特別寫下〈岫嶠山房記〉，此文成為《武林靈隱寺志》中重要的碑記之一。引錄全文於後：

靈隱寺之西，循澗而上，得柴關，踰赤欄橋，有屋數楹，有竹萬竿。中有樓曰紫蓋，樓之上下析為小室者五。凡燕居款客，却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剝竹為瓦，樹蕉為屏，引泉為溜，淨綠莊嚴，清流瀟浙，盛夏凜然如秋。樓之北，躋石磴，緣曲水而上，結桂成亭。充坪因石憑虛，曰孤嘯；臺復古，曰白砂；丹井架空，曰禮斗；閣依梅，曰香雪巢。其外，曰樹蹊、茶坂、梅塢、橘坡，山不盈數十畝，而備極幽致。遊者如入蓬壺方丈，而莫能窮詰也。

75

描寫極為深刻，如數家珍，可見張元汴對靈隱寺的岫嶠山房知之甚詳。

⁷⁴ 明·鄧以讚，《鄧定宇先生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6冊，1997年），卷3〈秋遊記〉，頁356。

⁷⁵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卷6上張元汴〈碑記一·岫嶠山房記〉，頁312-313。

陸、陶望齡陶爽齡靈隱賞月聞鶯

泰州王門人物陶望齡（1562-1609）⁷⁶，字周望，號石簣，浙江會稽人。少即有文名。師承泰州王門周汝登（1547-1629）⁷⁷，成為陽明的三傳弟子。萬曆十七年（1589）中會試第一，廷試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編修，再遷諭德告歸。起國子監祭酒，以老母固辭不拜，母喪，以毀卒，諡文簡。

在周汝登眼中，陶望齡是傳衍浙中王學的主要中繼者。周氏指出：

學問一著，自陽明、龍溪（王畿）二先生而後聚集修講，蓋於今為暢矣。惟時主盟，則太史石簣陶公，實究真參，為後學倡。而不肖粗知切緊，黽勉追隨，往來稽山剡水之間，訂正極為綿密。⁷⁸

這可見周汝登對陶望齡頗為器重。

馮夢禎（1546-1605）在《快雪堂集》提及陶望齡，「留意宗門，而不廢禪誦，每日課彌陀千聲。」⁷⁹黃宗羲在《明儒學案》說陶望齡之學，「汎濫於方外」。⁸⁰與此觀察類似，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說他，任職翰林院編修期間，與同官焦竑（1540-1620）、袁宏道（1560-1600）、黃輝（1559-1620）等人、「講性命之學，精研內典。」⁸¹彭際清在《居士傳》

⁷⁶ 陶望齡著有《歇庵集》、《解莊》等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清·彭際清，《居士傳》（臺北：中國佛教會，《叢書集成》第149冊，1967年）卷44〈陶望齡傳〉、《東越證學錄》卷6〈送太史石簣公北上序〉、《明史》卷216〈陶望齡傳〉、《明儒學案》卷36〈陶望齡傳〉、《列朝詩集小傳》丁集〈陶望齡傳〉等。

⁷⁷ 周汝登，字繼元，號海門，浙江嵊縣人。其學同時得力於泰州王門羅汝芳（1515-1588）及浙中王門王畿。萬曆五年（1577）進士，累官南京尚寶卿。思想欲合儒釋而會通之，輯《聖學宗傳》，盡採先儒語類禪者以入。另有《東越證學錄》、《周海門先生文錄》等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儒學案》卷36〈周汝登傳〉、《明史》卷283〈周汝登傳〉、《理學宗傳》卷26〈周汝登傳〉等。

⁷⁸ 明·周汝登，《東越證學錄》，卷6〈送太史石簣陶公北上序〉，頁487。

⁷⁹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05冊，1997年），卷57〈快雪堂日記〉，頁6。

⁸⁰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卷36〈泰州學案五·陶望齡傳〉，頁74。

⁸¹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陶望齡傳〉，頁622。

亦相應指出，陶氏深究《華嚴經》，默契佛乘多年。⁸²這些文獻，說明了陶望齡學思之傾向佛乘。

陶奭齡（1571-1640）⁸³是陶望齡之弟，字君奭，又字公望，號石梁，又號小柴桑老。其學同乃兄，皆出於周汝登之門。萬曆三十一年（1603），舉於鄉，授吳寧儒學教官。再遷肇慶推官，後陞濟寧守，但馳歸不起。返鄉後，與劉宗周（1578-1645）講學陽明書院。依劉宗周之說法，陶奭齡的學思輪廓，大體是：

沉湛於性命之學，……其於形骸事理之縛，灑如也；與身世浮沉得失之遭，泛泛如也。……先生固不諱禪也。⁸⁴

與乃兄相近。

陶氏昆仲不僅兄陶望齡為恩師所倚重，弟陶奭齡也同樣蒙師賦予傳繼王學之使命。周汝登致二兄弟書云：

（講學）此事大須友朋，恨不得時時論證。當相會時便相追求，逼迫到底，弗存體面，令良友坐失乃可耳。……陽明書院之會，望二丈儼然臨之，越中一脈，難令斷絕。縱餼羊亦且惜而存之，況未可盡謂餼羊也。念之。⁸⁵

這足見陶氏伯仲為周氏寄以厚望之一斑。

劉宗周稱陶望齡、陶奭齡為「二陶先生」、「雙璧」，其文云：

會稽有二陶先生云，文簡公，著名館閣，為一代宗工。……介弟石梁先生，吏隱州郡，間聲光遠，遜文簡而懋實埒之，識者以擬正叔（程頤，1033-1107）之於伯淳（程顥，1032-1085）。……允

⁸² 清·彭際清，《居士傳》，卷44〈陶望齡傳〉，頁477。

⁸³ 陶奭齡著有《賜曲堂今是堂集》傳世。其生平可參見：明·劉宗周《劉子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卷21〈陶石梁今日堂文集序〉、同上書卷23〈祭陶石梁先生文〉、清·王蓉波、沈墨莊《道光會稽縣志稿》（上海：上海書局，1993年）卷17〈理學人物·陶奭齡〉等。

⁸⁴ 明·劉宗周，《劉子全書》，卷21〈陶石梁今日堂文集序〉，頁406。

⁸⁵ 明·周汝登，《東越證學錄》，卷10〈與陶太史石簣及石梁文學〉，頁795-797。

稱雙壁。而其人皆卓然托以千秋無疑也。⁸⁶

從劉宗周對陶望齡與陶奭齡的積極評價，可知二陶先生在晚明是很被推尊的。

值得注意的是，陶望齡享年不永，四十八歲就與世長辭，故陶奭齡於浙中王學後續發展工作所扮演之角色尤重。劉宗周撰文云：

陶奭齡者，殆當世第一流人物也，本官清真簡介，生而有近道之資。少與其兄文簡公，厲志講王文成之學，至不憚旁參密證，以求向上一路，人稱二難。……林居六七載，鄉閭奉為彥方堯夫，日與士子商求性命，得之者無不人人如醒醐之灌頂，因而北面日眾，遠近響應，文成學脈遂得丕振於東越。⁸⁷

這點出了陶奭齡在明末發揚陽明學說於浙東之歷史地位與貢獻。

二陶先生以地利之便，經常遊覽吳越名山。依袁宏道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遊杭州所作〈飛來峰〉一文，可知他與陶望齡同登靈隱寺背後之飛來峰二次，而與二陶伯仲一起上該峰則有一次。袁氏說：

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為陶石簣、周海寧。次為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為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⁸⁸

另依馮夢禎〈快雪堂日記〉，萬曆二十八年（1600）六月二十一日，馮氏與陶奭齡、湯賓尹（1568-?）⁸⁹等人同遊西湖，並三宿靈隱寺。⁹⁰可見，

⁸⁶ 明·劉宗周，《劉子全書》，卷 21〈陶石梁今日堂文集序〉，頁 405。

⁸⁷ 明·劉宗周，《劉子全書》，卷 18〈薦陶奭齡公揭〉，頁 331。

⁸⁸ 明·袁宏道撰，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10〈飛來峰〉，頁 428。

⁸⁹ 湯賓尹，字嘉賓，號霍林，安徽宣城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會試第一，廷對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仕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著有《睡菴集》。其生平可參見明·湯顯祖，《湯顯祖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 29〈睡菴文集序〉。

⁹⁰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卷 57〈快雪堂日記〉，頁 33。

陶望齡、陶奭齡兄弟之造訪靈隱寺，並於寺中夜宿之次數應不少。

陶望齡有〈贈靈隱僧三首〉，引錄於下：

稽留山下寺，客到每稽留。僧定年年夏，蟬吟句句秋。泉新雲護見，峰午月生樓。不獨貪名賞，兼憐茗事幽。(其一)

快晴真為月，驟雨更宜泉。吠蛤驚來客，鳴蛭急晚天。清詩難抵供，高論屢妨禪。一榻烟底，聊償熟睡緣。(其二)

司倉吟裏佛，桑苧茗中神。詩律憐吾減，茶勳到爾新。著經今日異，鬪品幾山春。倘問西來事，拈甌舉似人。(其三)⁹¹

由上面三首詩可知，陶望齡之遊靈隱寺，不純粹只是休閒式的遊山玩水、賞景悅目而已，他每到靈隱寺，必定稽留一段時間，有時還掛單過夜，與寺僧一邊茗茶，一邊深入晤談佛理禪意。「稽留山下寺」，當指稽留飛來峰下之靈隱寺；「客到每稽留」，表示每次來，必定稽留，非走馬看花。

「兼憐茗事幽」，意味與僧侶飲茶是不可少的。「快晴真為月」，這是夜晚賞月之愉快心情。「吠蛤驚來客，鳴蛭急晚天」，靈隱寺之蛤蟆叫聲與蟲鳴襯托於寧靜的佛寺，格外洪亮。「清詩難抵供」，即指陶氏贈詩送僧者；「高論屢妨禪」，禪宗不立文字，有賴真參實悟。「一榻茶烟底」，品茗於禪榻之上，彼此切磋佛法西來意。

一樣是在靈隱寺賞月有感，陶奭齡有〈飛來峰上看月贈湯霍林〉詩，文云：

飛來峰上月，飛去復飛來；却下玲瓏後，流光照碧苔。□□過蕭山，燕何太華園；林賦名園依，綠水野作上。⁹²

「飛來峰上月，飛去復飛來」，說靈隱寺月影之神奇；「却下玲瓏後，流

⁹¹ 明·陶望齡，《歌庵集》，卷2〈贈靈隱寺三首〉，頁255-256。

⁹² 明·陶奭齡，《賜曲園今是堂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80冊，2000年），卷1〈飛來峰上看月贈湯霍林〉，頁559。

光照碧苔」，寫月光不但照在飛來峰之玲瓏磊塊上，也輝映在靈隱寺前之冷泉中，使泉水堆藍漾壁，分外美麗。

陶奭齡另有詩〈湖上送王廣微歸宣城〉四首之第二首，也是靈隱寺看月之作。其文云：「飛來峰上玲瓏月，君解持之數余髮。飛來峰下水玲瓏，我欲持之比君骨。」⁹³把月玲瓏、水玲瓏等晶瑩透明之美，用來比擬知己好友，人與自然相映成趣。

除了賞月怡心，陶奭齡還在靈隱寺聆聽黃鶯婉轉悅耳的鳴聲。其〈靈隱寺六月聞鶯〉詩云：

雙柑如可問，忽憶仲春天。殘暑猶聞爾，圓吭倍可憐。山靈百禽聚，寺古四時偏。一嘯涼風外，徒啞萬葉蟬。⁹⁴

「圓吭倍可憐」，是說鶯語圓潤好聽使人愛；「一嘯涼風外」，意味聆聞鶯聲讓人如沐清涼之風，心曠神怡。

柒、結語

綜上可知，明代中晚期最大的學派陽明學派，從學派締造者王陽明起，其入門弟子浙中王門的董澐、南中王門的黃省曾，再傳弟子浙中王門的張元汴、江右王門的鄧以讚，三傳弟子泰州王門的陶望齡與陶奭齡等，都或先或後或相偕親臨江南五大禪院之一的杭州靈隱寺參訪、用齋、掛單，構組了學派人物與靈隱寺及其法侶間密切之關係。

靈隱寺，自肇建迄今，已有 1685 年，可謂歷史悠久，人文薈萃。其始創之傳奇故事，富饒文學性，引人遐思。被該寺史志定位為「歷代人物」之王陽明，曾在正德十四年九月中旬因堪處判軍以及獻俘大事，抵

⁹³ 明·陶奭齡，《賜曲園今是堂集》，卷 1〈湖上送王廣微歸宣城〉，頁 559。

⁹⁴ 明·陶奭齡，《賜曲園今是堂集》，卷 1〈靈隱寺六月聞鶯〉，頁 559。

錢塘，過靈隱寺寫下〈西湖〉。當時他處於非常時期承擔非常任務之際，心中不免憂國憂民之慄，惟在佛寺氛圍中，得有靈竺之意，稍解其不安。

從吾道人董澐是那個時代一情志特出之詩人，洋溢著浪漫色彩，其拜師陽明之戲劇性過程，成為學術史美談。他到訪靈隱寺，並夜宿韜光菴，寫下詩文，描繪了靈隱寺的山嶺與泉水之美，也鈎勒了他與寺僧共茗、談經的珍貴心得。

五嶽山人黃省曾遊歷靈隱寺，彰顯了他風流儒雅的一面，北高峰的陡勢、折灣、雲嵐、崖壁、翠暉，飛來峰的曲洞、溜乳、傳奇故事，韜光菴的禪師、蔬齋，靈隱寺的大殿、昺景、屯雲，北高峰的盤徑、氤氳等等，都在他筆下靈耀活現。

狀元張元汴與清介為人所重的鄧以讚，在萬曆五年閏八月中旬連袂共訪隱居於靈隱寺旁的岫嶠山房的李長者。二人各自所作的〈秋遊記〉，都記述了他們游靈隱寺，並專程拜訪李岫嶠的經過。特別是張元汴另寫下〈岫嶠山房記〉，成為《武林靈隱寺志》中重要的一篇文獻。

陽明學派分支屬於泰州王門，但出生與主要學術活動之地區在浙中的二陶先生陶望齡與陶奭齡昆仲，在當時被譽為雙璧，實是明末傳承、發揚陽明學的後勁。二兄弟以地利之便，經常同好友造訪靈隱寺，並多次夜宿寺中寮房。陶望齡至少有三首贈送靈隱寺僧之詩，吟詠了他稽留寺裏與僧者一起賞月、共品茶、切磋佛理之情之意。陶奭齡在靈隱寺賞月、聞鶯之作尤富，把靈隱寺的景與色、人與物的交輝，作了極佳極美的詮釋。

可以說，陽明學派與靈隱寺及其法侶的交流關係，是明中後期對佛禪有著好感的王門人物，在浙中造訪佛寺，遊覽佛教道場周邊景色風光，並於寺中用齋、茗茶，與僧者切磋佛理禪意，從而有感而發，將所觀所感抒寫成詩成文，組成了一幅幅學派人物與佛寺方外結納的美麗圖景。

參考文獻

一、史料部分（先按朝代，再依作者筆劃順序排列）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1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

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明·王畿。《王龍溪全集》。臺北：華文書局，1970 年。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臺北：世界書局，1982 年。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臺北：世界書局，1982 年。

明·周汝登。《東越證學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

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明·張元汴。《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5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明·陶望齡。《歇庵集》。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 年。

明·陶奭齡。《賜曲園今是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8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明·無念深有。《黃蘗無念禪師復問》。《中華大藏經》第二輯第 79 冊。臺北：中華大藏經會，1968 年。

明·黃省曾。《五嶽山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9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明·黃省曾。《吳風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明·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4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明·湯顯祖。《湯顯祖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6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
- 明·鄒元標。《願學集》。《四庫全書》第 129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明·董澐撰。錢明編校。《董澐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 明·鄧以讚。《鄧定宇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5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 明·劉宗周。《劉子全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 年。
- 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2 年。
- 清·王蓉波、沈墨莊。《道光會稽縣志稿》。上海：上海書店，1993 年。
-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 清·孫治撰。徐增重編。《武林靈隱寺志》。臺北：明文書局，1980 年。
- 清·孫奇逢。《理學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年。
- 清·張廷玉。《明史》。臺北：中華書局，1971 年。
- 清·張岱。《西湖夢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
-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 年。
- 清·彭際清。《居士傳》。《叢書集成》第 149 冊。臺北：中國佛教會，1967 年。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 年。

二、近人論著部分（依作者筆劃排列）

忽滑谷快天 1994 《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侯外廬 1997 《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秦家懿 1987 《王陽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梁啟超 1974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華正書局。
- 荒木見悟 1979 《佛教與陽明學》。東京：第三文明社。
- 陳永革 2009 《陽明學派與晚明佛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陳榮捷 1984 《王陽明與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黃文樹 2011 〈陽明後學與禪師的交往及其涵義〉。《玄奘佛學研究》第16期，頁85-124。
- 黃文樹 2000 〈泰州學派與禪宗思想〉。收於鄭志明編《兩岸當代禪學論文集》(上)。嘉義：南華大學宗教研究中心，頁107-154。
- 蔡仁厚 1995 〈王陽明辨「心學與禪學」〉。《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2輯，頁11-24。
- 劉聰 2009 《陽明學與佛道關係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 賴永海 1996 《佛學與儒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錢穆 1986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